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昌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 /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6

ISBN 978-7-210-04490-1

I. ①中… II. ②中… III. ①汉语—音韵学—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8324 号

书名: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昌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邓丽红

封面设计:蒋少羽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6898702

发行部电话:0791-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3

字数:400 千

ISBN 978-7-210-04490-1

赣版权登字—01—2010—1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48.00 元

承印厂:江西省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鲁国尧·隆重纪念《广韵》颁行千年,坚持自主创新开拓奋进	(1)
刘艳梅·“脂、微”分部的学术演进与完善	(4)
施向东·等韵学与音系学	(11)
郑张尚芳·颜之推“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谜题试由声母索解	(22)
李 香·日译吴音中带—j—的一二等韵字	(30)
林 亦·《广韵》与粤语研究	(38)
汪启明、郑 源、符 丹·郝疏《尔雅》转语研究述论	(44)
平山久雄·论《广韵》真、淳分韵的语音条件	(53)
罗伟豪·释黄侃《广韵》四十一声类	(61)
简启贤·从《集韵》“某读”看《广韵》收字审音严于《集韵》	(67)
黄耀堃·《说文》段注与《广韵》	(74)
唐作藩·《广韵》系韵书与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	(83)
刘志成·“秦陇则去声为入”考	(89)
岩田宪幸·《广韵切韵谱》——辻本春彦先生在《广韵》研究上的成就	(94)
沈建民·《广韵》各韵类字的分布及相关问题	(101)
刘华江·《韵镜》与相关韵书比较研究	(112)
李 开·《韵镜》半舌半齿音重纽和舌音齿音非重纽	(120)

张树铮·中古流撮唇音字的不规则演变和唇辅音与 u 的异化	(131)
张民权·唐五代礼部贡举音韵史问题献疑	(141)
照那斯图 ·释《蒙古字韵》“篆字母”	(156)
王松木·明清韵图研究之思想史转向	(163)
杨 军·《四韵定本》的入声及其与《广韵》的比较	(172)
李 军·《五百家注昌黎文集》音注所反映的南宋语音	(183)
张 楚、王为民·《黄钟通韵》与《古今中外音韵通例》韵图构造特点 之比较研究	(193)
孙宜志·从知庄章读音的主体类型看《西儒耳目资》音系的性质	(202)
范新干·论清音入声书卷字的今音声调歧异现象	(211)
田业政·元代江西诗人古体诗用韵所反映的方音特点	(219)
宋洪民·八思巴字译写汉语元音时以单代双现象考察	(227)
桑宇红·再证《中原音韵》知庄章三组声母合一	(237)
潘柏年·论陈澧校理《广韵》诸本异同之方法	(251)
吴 勇、刘裕黑·周德清与《中原音韵》及其人其事	(261)
竺家宁·音韵学在文学上的应用	(271)
胡松柏、万丽媛·南昌采茶戏舞台语音的音韵特点与性质	(288)
萧振豪·从《白石道人歌曲》旁谱初探南宋江西方言声调	(296)
季克广·古壮字的性质、源流及其对汉语史研究的意义	(312)
聂 娜·音韵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总体分析	(323)
张竹梅·《广韵》重纽在汉语方言中的语音投射	(334)
张卫东·说“怎”	(347)
刘镇发·再论“三等庄组源于二等韵说”	(356)
编后记	(363)

隆重纪念《广韵》颁行千年,坚持自主创新开拓奋进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

音韵学第十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 鲁国尧

诸位来宾,诸位会员:

现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十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了。这届研讨会的主题是:“隆重纪念《广韵》颁行千年,坚持自主创新开拓奋进。”

中国音韵学的经典《广韵》颁行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到如今,整整一千年。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韵学人,齐聚《广韵》主要修撰者陈彭年的家乡——江西省,出席这盛大的千年庆典,这是何等的幸运!

在世界史上,若干文明古国如印度、波斯、古希腊、罗马都没有韵书,唯独只有中国有韵书,韵书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家的精心独到的创造。自公元三、四世纪李登《声类》、吕静《韵集》起,迄今1800年间,每个时代都产生过多种韵书,总数达几百种之多。韵书是中华文化的宝库,韵书是中国的国宝,中国韵书是中国学者对世界语言学的重要贡献!

《广韵》之所以能在一千年前编撰、颁行,并能在中国音韵学史上以至中国语言学史上居于崇高的地位,“永代作则”(鲁按,摘自《广韵》卷首景德四年的牒文),对后世影响深远,这跟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现将两位史学大家对宋代文化的评价移录于下: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说:“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宋代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的开发和应用的主要阶段都在宋代,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公元960年宋太祖开国,太宗时全国统一,至真宗(998-1022

在位)时,社会安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日益发达,达到了晚唐五代以来的高峰,为仁宗时代的鼎盛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颁行的《广韵》,可以说是宋代文化孕育了48年的产物。历史成就了《广韵》,其深厚根源即在于此。《广韵》被尊为中国音韵学的经典,并由此衍生出音韵学的多种分支学科。音韵学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学问,是国学的分支之一,被称为绝学,具有高度的学术含量,发展到现代,则是一门内涵深奥、包容广泛的国际性学科。近百余年,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家遍布于亚、欧、美诸大洲很多国家。

了解《广韵》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广韵》对后世学术的巨大影响,对我们颇有启发意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时刻,相应地,学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音韵学人生逢明时,正应大展鸿猷,做出不愧于祖先的创造。我们在此隆重纪念《广韵》刊行一千年,宗旨就是要推进学术的继续发展。由于大家的不懈努力,如今“自主创新”已经为大多数音韵学人所接受,成为共识,并且体现在研究和教学的实际行动中。今天我们汇集于南昌大学的前湖校区,举行学术讨论会,就是“自主创新”所开之花,所结之果,正如《周易·系辞》所云“日新之谓盛德”。语言学的灵魂是什么?是思想,即语言学的指导思想。思想决定方法,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各种方法多元并存的局面应该得到承认,扬此抑彼有悖于共生和谐的原则。今天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大力提倡,自觉地承继中国音韵学的优良传统,走会通融合、自主创新之路,乘长风破万里浪,为音韵学的繁荣而奋斗。

我们能在这十分广阔而美丽的校园里,隆重纪念《广韵》颁行千年,进行学术研讨,应该归功于南昌大学。江西省和南昌大学支援我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座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我们应该对江西省的诸位领导、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诸位领导和老师、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兄弟学会声韵学会,如今声韵学会的理事长竺家宁先生和耿志坚教授、王松木教授特地从宝岛台湾飞来南昌,跟我们共同庆祝《广韵》颁行千年,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感谢香港的余迺永、黄耀堃等多位专家的光临!余迺永先生近四十年来致力于《广韵》的校勘与研究,《互注宋本广韵(定本)》是他的心血结晶。这部巨著的第四版,刚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昌大学慷慨赠送给每位专家一套。我们感谢余迺永先生,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责编许仲毅、虞万里先生,感谢南昌大学。

我们也要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他们加班加点赶出了《中国语言学》第一辑、《南大语言学》第三编,由南昌大学赠送给我们。

我们感谢国际著名语言学家东京大学荣誉教授,年近八旬的平山久雄先生光临千年《广韵》纪念会,我们感谢日本著名汉学家佐佐木猛、岩田宪幸、森博达、白田真佐子等教授,同样感谢我们的老朋友韩国朴万圭教授。他们的光临使我们的盛会光彩倍增。

我们感谢一批老专家的光临,他们如《滕王阁序》所云“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他们辛勤治学,著论泉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是唐作藩、郭锡良、照那斯图等十几位老先生。

我们向出席此次会议的壮年、中年、青年学者致敬,他们是音韵学的主力军,是中国音韵学会的脊梁,是音韵学的未来和希望。

最后,我要汇报的是这次会议的缘起:2000年,即八年之前,在张卫东教授主办的深圳大学的以“音韵学与计算机”为主题的会议上,原在江西师范大学任教的高福生先生提出,2008年是《广韵》颁行一千年,应该在主编的故里江西举行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学术讨论会和音韵学的国际研讨会。他的提议得到众人的赞同,当即商之于南昌大学刘纶鑫教授,刘教授立刻响应。八年来南昌大学的校领导、社科处、人文学院和中文系等各级领导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筹备这次会议,近年胡松柏教授、徐阳春主任亲自操办头绪万千的筹备工作。南昌大学十分重视学术研究,热情支持学术交流,在中国高校中堪称表率。在此我们再次向江西省,向南昌大学的诸位领导同志、诸位老师和同学,表示深深的谢意。

2004年春夏,我在台湾向多位语言学家提议海峡两岸学人共同纪念《广韵》颁行千年,得到了陈新雄、竺家宁、林庆勋等先生的热烈支持。如今竺先生等台湾专家不远数千里而来,跟大家一道“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我们感谢台湾的诸位同行、同道。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以杨亦鸣教授为首的秘书处,他们多年的辛勤劳动,使学会生存、发展、壮大;他们跟南昌大学的亲密合作,也是这次纪念《广韵》颁行千年大会必将成功的条件之一。

谢谢所有的在座诸位,谢谢全世界的音韵学学人!

“脂、微”分部的学术演进与完善^①

——从章炳麟到王力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刘艳梅

“脂、微”分部是上古音研究中的核心课题之一,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最后王力先生彻底成就之,将“脂、微”两部分开,形成“脂—质—真、微—物—文”阴、入、阳三分相配的格局。关于“脂、微”分部的演进史,已有学者著文从学理上详尽阐释之^②,本文着重考察从章炳麟,中经黄侃与曾运乾,到王力先生集大成的情况,并分析黄侃古韵分部对王力的影响。

若以王力先生的“脂—质—真、微—物—文”六大韵部为参照,那么戴震此六部的古音系统是三分,真文一类,质物一类,脂微一类,但认为微以合口字为主,脂以开口字为主,已走至脂、微分部的边缘。王念孙则六部四分,微脂物为一类,质为一类,真、文分开。江有诰则六部三分,微脂物质为一类,真、文分开。而章炳麟则六部五分,微脂一类,物(队)、质分开,真、文分开。

章炳麟在古韵分部上最重要的贡献是独立出“队”部,在析出“队”过程中,与脂微分部息息相关。章氏在《新方言》(1908年)十一卷《音表》中列古韵目凡二十三部,其中有“灰—淳—月,脂—真—质”六部,“灰”部即“微”部,认为:“脂、灰昔本合为一部,今验自、回、雷、夔等声与脂部鸿纤有异,三百篇韵亦有分别。”^③章氏注意到“脂”、“灰”(微)“鸿纤有异”的差别,自、回、雷、夔等声首正属于王力微部。在《文始二》(1910年)中,章氏独立出“队”部:“队、脂相近,同居互转,若‘聿、出、内、术、戾、骨、兀、鬱、勿、弗、卒’诸声,谐韵则《诗》皆独用,而自、佳、雷或与脂同用。”

^① 本课题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文号08YYB004)、江苏省教育厅200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批准文号08SJD7400021)成果之一。

^② 李开《围绕脂、微分部的古音学史演进》,载《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③ 章炳麟《新方言》,载《章氏丛书》第7册,浙江图书馆藏,1919年刻本。

章氏从段玉裁的第十五部脂部在王念孙独立出至部后,进一步依据谐声及《诗经》等韵文用韵考查分析得出:(1)“‘聿、出、内、术、戾、骨、兀、鬱、勿、弗、卒’诸声,谐韵则《诗》皆独用”,说明此诸声应独立,成立“队”部;(2)声首“自、佳、雷”章氏早年亦包含在“队”部中,只是此类声首与脂部更近,有时会出现同用。此两点说明章氏早年“队”部是包含平上去入韵,但已注意到“队”部中平上韵与去入韵的不同,方将上述两类声首分开表述。在《国故论衡上·二十三部音准》(1915年)中,章氏进一步依据“平上韵与去入韵彳截两分”,将“队”部中只留下去入韵,平上韵则入脂部,此时队部方与黄侃的没部,王力的物部相当,上举声首“聿、出、内、术、戾、骨、兀、鬱、勿、弗、卒”均属王力物部。我们说章氏早年认识到“‘脂’、‘灰’(微)‘鸿纤有异’的差别”,但最终却没有将“脂、微”分开,原因即在于与章氏晚年认为脂部为“阖口音”相系,在《二十三部音准》中,章氏曰:“古脂部异于支之者,其声满口,而幘呼皆阖口音也”。章氏认为“之、支、脂”三部声势的区别即在于“脂”部阖口,所谓“脂部阖口”正是我们称的“微”部,所举“脂部正音九十七字”为:归癸揆鬼傀瑰魁夔葵睽危颀詭跪嵬隗隈隈猥猥褻褻毀毀微微帀韦违围闱伟韪苇韡帷维唯惟炜虫回洄自推蕞魁追椎佳锥雅雕崔摧催谁睢虽水缣悲配裴陞眉湄媚枚美媿霉飞非诽妃菲匪腓斐扉肥微雷累壘譟勳儻璫璽末沫磊玃蕤。将以上诸字对照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的“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表”,可以发现除“癸揆葵配陞眉湄媚美媿璽”外,其余均为“微”部字,可见章氏是以“脂”部为名,乃为“微”部之实,对于韵部名称章氏云:“略依先儒所定部目而为音准,无所改作,校其名实,鱼当称模,脂当称微,之当称哈,东当称江,侵当称咸。”(见《二十三部音准》)章氏说“脂当称微”,黄侃直接称作“灰”部,并称为段氏所立,即段玉裁的“脂”部,章、黄皆认为是“阖口音”,所以称“微”、“灰”,即是以“脂”部指称,亦是阖口音。

章氏的五部,须知和王力相比只差一部了,是脂微部、质部、真部、队部、文部。而王力恰恰是脂、质、真、微、物、文(1936年)。从表面上看,从章氏五部到王力六部仅一步(部)之遥了。那天分甚高的黄侃定能解决无疑了,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黄侃分古韵二十八部(1915年)仍含五部:脂微、质、真、物、文。到1927年冬曾运乾从黄侃古韵二十八部分古韵三十部,方含六部:衣摄(脂部)、衣摄入声(质部)、因摄(真部)、威摄(微部)、威摄入声(物部)、昱摄(文部)。从章氏五部到曾氏六部,用了16年时间,从章氏五部到王力的六部,用了26年时间。可见古韵分部认识之艰难。

关于章、黄的比较。黄比章多出的五部都是入声韵部:黄侃的锡部(章氏与支

不分),铎部(章氏与鱼不分),屋部(章氏与侯不分),沃部(章氏与宵不分),德部(章氏与之不分)。黄侃是审音派,分阴声韵8部,阳声韵10部,入声韵10部。这样就能大体完成阴阳入三分相配的格局^①,章氏是考古派,不必内部音理相承相配,入声韵少,也配不起来。可见黄侃多了五个入声韵部,其作用在于完善其自身的审音派阴阳入三分相配的系统,尽管这一系统还须继续增加韵部和调配,而与我们讨论的中心“六部分合”无关。按道理讲,黄侃既是审音派,按阴阳入三分相配的格局,当一下子就形成“脂、质、真、微、物、文”,但黄侃形成的却是“×——屑(王力质部)——先(真部),灰(微脂部)——没(物部)——痕魂(文部)”格局。这五部是怎样获得的呢?回答这一问题,就会想起另一问题:黄侃二十八部是怎样获得的呢?这就会有很多争论,例如说,是循环论证。但一个基本事实是:黄侃为章氏弟子,黄氏二十八部与章氏二十三部相比,多出五部,其余皆可一一对应相同。可见第一回答应是黄氏二十八部来自章氏二十三部。学界由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认为正合章氏二十三部,即合黄氏二十八部^②。今以“六部分合”观察之,“二十八部合于二十三部”的说法是完全可信的^③。黄侃的空缺部“×”部,章氏亦空缺;黄侃的屑部,章氏叫至部,同王念孙至部;黄侃的先部,章氏叫真部;黄侃的灰部,章氏叫脂微部;黄侃的没部,章氏叫队部;黄侃的痕魂部,章氏叫淳部。

具体的探讨,可以说黄侃是通过审析《广韵》而形成“六部分合”的。黄侃的先部是由《广韵》里的先韵、真韵、臻韵组成的。今考先韵21个小韵字的上古韵:先(上古文部)、前(元部)、千(真部)、笈(元部)、天(真部)、坚(真部)、贤(真部)、烟(真部)、连(元部)、田(真部)、年(真部)、牵(真部)、妍(元部)、眠(真部)、渊(真部)、涓(元部)、娟(元部)、边(元部)、玄(真部)、袞(xiān,真部)、豹(真部)。以上21字在韵图上是四等字,元韵字在韵图上是三等字^④。黄侃古本韵是一等韵和四等韵,故黄侃将先韵四等韵归入真部,而不入元部,是符合黄氏古音学思想的。黄侃有元部,但改称寒、桓部(一等和四等)。由黄侃先部的成立,可知他“六部分合”

① 黄侃有关阴阳入三分相配的格局表,可参见李开《黄侃古韵分部对戴震的继承和发展》,载郑远汉主编《黄侃学术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参见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③ 关于黄侃二十八部的来历,李开认为黄侃在钱夏(玄同)《韵摄表》上作业求得二十八部;十九纽的来历,则认为江永《四声切韵表》已知十九纽,黄侃与此毫厘不爽。见李开《国学大师黄侃》,载《文史知识》2002年第5期。

④ 见《永禄本韵镜》,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为五部离不开审析《广韵》。其余四部的审析情况此处从略。

撇开考古的因素不谈,曾运乾古韵三十部是在审析黄侃二十八部和《广韵》的基础上完成的,脂、微分部等六部尤其如此,而王力脂、微分部是在审析章氏队部的基础上完成的。简言之,曾氏经黄侃而分出脂、微,王力经章炳麟而分出脂、微。

黄侃原有的古本韵灰部,是微韵为主、脂韵为次的杂居韵部。灰韵多合口一等,微韵多合口三等,故黄氏名灰不名微。脂韵多开口三等,故亦不以脂命名。因黄侃脂微不分,笼统地把灰部叫作依摄合口,并说灰部是合口洪音,“今音灰是本韵”^①。曾运乾把黄侃的依摄合口灰部改造成威摄合口灰部,它由《广韵》中的灰韵合口、脂韵合口、皆韵合口、微韵合口组成。另外,最重要的是,曾氏把黄侃的齐部,黄侃也叫依摄^②,因而是把黄侃依摄齐部按《广韵》加以改造。黄侃说齐部既有开口,又有合口,是“开合细”,“依摄,齐、撮。今韵齐是本韵”^③。曾氏把黄侃依摄齐部之半改由《广韵》齐韵半、支韵、佳韵组成,叫做益摄,曾氏又把依摄齐部之另一半改由《广韵》齐韵另半、脂韵开口、皆韵开口、微韵开口组成,叫做衣摄,这就是脂部^④。曾氏依摄和威摄的区分,即脂部和微部的区分主要在于开口和合口的区分。黄侃古本韵重视等第的区分,以一等和四等韵为古本韵。但黄侃没有充分重视开合在古韵分部中的作用,他的老师章炳麟亦然。黄侃是审音派,曾氏也是审音派,黄侃以灰、没、痕相配,曾氏改造后以威摄(灰合、脂合、皆合、微合),威摄入(没、迄、术、黠、物),豹摄(痕、魂、欣、諄、山、文)三分相配。黄侃以齐、锡、青相配,曾氏改造后的齐另半以衣摄(齐另半、脂开、皆开、微开),衣摄入(屑、质、栉),因摄(先、真、臻)三分相配^⑤。

王力发现脂独用、微独用的大量用例,进而考定脂、微分部,见之于1936年7月发表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继后又不断有所论述。例如1937年发表的《上古

① 见《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8页。

② 这件事本身就等于昭示出黄侃两个依摄、一个灰部、一个齐部有漏洞,需要加以改造。

③ 见《黄侃论学杂著》,第89页。

④ 陈新雄先生认为曾运乾以衣摄代表脂部欠妥,衣字乃微部字,属曾氏威摄字,非脂部字,当改称伊摄为合理。见《曾氏之古音学》一文,载《中国语文》2000年第5期。本文写作曾运乾部分时,亦参考了陈新雄先生的论文。

⑤ 从外部的情况看,曾氏改进黄氏是完全可能的。1927年冬,黄侃与曾运乾共事于东北大学。杨树达1938年3月31日日记云:“曾星笠来谈,谓拟定古韵为三十部。于黄季刚二十八部外,取其豪、萧部分出入声一部,此与黄永镇、钱玄同相同者也。其他一部,则取微部分为二:一为齐部,开口之字如衣、伊等字属之,以与屑、真为一组,其余合口之字则仍分为微部。《诗经》中齐、微二部虽偶有交错,大致划分云。”参见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

韵母系统研究》一文,列出专章申述“脂微分部的理由”,1956年就该文补出的一个《后记》中说:“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旧稿……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了的,就是脂微分部。”^①到王力的晚年定论之作,1982年出版的《同源字典》,更明确地形成下列同一类的阴、阳、入三分相配系统,而且在古音构拟的层次上明确之:“乙类,微[əi]——物[ət]——文[ən],脂[ei]——质[et]——真[en]。”^②可以说,将近半个世纪内,王力一直在不断研究和完善脂、微分部。

首先,王力的脂微分部是由考古获得的。王力考得南北朝诗人脂微同用者17例,从何承天(370—447)至鲍照(405—466),王力谓之第一期;脂独用13例,从谢朓(464—499)至任昉(460—508),王力谓之第二期;更引人注目的是微独用38例,从谢朓至王褒(513—576),王力谓之第二至第三期。可见第一期脂微同用,第二期脂部独用,第二、三期微独用的情况很明显。经过归纳,特别是对第二、第三期脂、微各自独用的情况归纳后,发现有六个字是作为微韵(部)字绝不与脂韵(部)相混的,而在《广韵》中,它们或是脂韵字,或是灰韵字。这六字是:追(微/脂合三平)绥(微/脂合三平)推(微/灰合一平)衰(微/脂合三平)谁(微/脂合三平)蕤(微/脂合三平)。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合口字,尤其是追、绥、谁、蕤四个字是脂韵合口平声字。这些字正是章炳麟原先放进队部,后来又划归脂微部,其实应划入另立一微部的那些字;有的正是章炳麟原先就已放进他的脂微部的那些字。章氏先入队部后入脂微部的代表字:“崔嵬鬼夔虺衰追佳雷”等,王力六字中的“追衰”在其中,章氏《二十三部音准》脂部97字中,王力六字除“绥”字外,全在其中。十分重要的是,王力将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二、三期中的脂韵独用,特别是微韵独用与章氏队部划出平声、上声放进脂韵相联系,认为如参照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章氏分化队部时不仅要划进脂韵,还要划进微韵。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王力将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中的“伊墀师尼黎夷迟砥饥私尸资脂尸肌湄”17字,它们是《广韵》中的脂韵开口字,划入脂部,又将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中的“衣旗讥依沂几希饥矶”9字,它们是《广韵》中的微韵开口字,也划入脂部;将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中的“围归飞非微违晖徽肥威”10字,它们是《广韵》中的微韵合口字,划入微部;又将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中的“追衰绥谁推蕤”6字,它们是《广韵》中的脂韵合口舌齿音字,还有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中的“惟悲惟龟湄逵遗夔丕”9字,它们是《广韵》中的脂韵合口喉牙唇音字,也划入微部。总之,以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

① 《王力文集》第17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96页。

②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页。

二、三期中的脂韵独用,特别是微韵独用为定夺,以开合为指归,更改章氏队部划出平声、上声时的笼统做法,以脂韵开口、微韵开口划归脂部,以微韵合口、脂韵合口划归微部。从而完成了脂、微分部。

继 1936 年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 51 字的审析分合之后,第二年,王力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一文中审析了《广韵》的相关韵字。把部分齐韵字、脂皆韵的开口字都归进上古脂部字。它们是:齐韵字(开、合口全在内)“鷲羝黎逖奚体济(睽)稽替妻继弟犀启棣臄”17 字,脂皆韵的开口字 19 字“皆彝鸱司嗜迟示私伊二尸比饥利师眉夷脂资”。微韵的开口字太少,王力 1937 年把微韵的开口字只算作微部字,不作脂部字。王力把《广韵》脂皆韵的合口字归进微部字,它们有“淮惟岿怀遗毁坏藹唯追悲雅衰睢”14 字。微韵的开合口字有“衣祈韦肥依颀归微晞威鬼尾几羣非岂徽飞”18 字,灰韵合口有“魁摧回蕤嵬雷傀隗顿”9 字,此外,还有哈韵开口的“哀开凯”3 字。共 44 字为微部字。

王力以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中的 51 字为切入,以章氏队部为参照,以《广韵》相关韵字为关涉,以韵字发音方法中的开合为裁夺,最终分出了脂、微部。我们要问,王力审音时有没有注意到黄侃的分部呢?答曰:注意到的。王力审析过《广韵》齐韵,将其一分为二,一部分作脂部字。审析过灰韵,作为微部。这些,正是曾运乾审析黄侃齐部,引出一部分字为脂部(即衣摄当为伊摄)的做法,审析黄侃灰部,成立威摄的做法。

王力始终认为章氏的做法更重要。王力先生说:“黄侃的没部,表面上等于章氏的队部,实际上不很相同。就因为黄氏的没部不收‘畏’声,‘鬼’声,‘虫’声,‘贵’声,‘衰’声,‘自’声,‘佳’声,‘霏’声的字,而把它们归入灰部(即脂微部)里。这自然因为黄氏认没部为古入声,不肯收容他所认为古平声的字了。然而章氏把这些平上去声的字归入队部,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的,值得我们重视的。”^①实际上,黄侃没部不收古平声是历史的进步。章氏队部原先包括的古平上声,后来也被剔除了。从王力审析《广韵》而及黄侃的灰部、齐部的再整合看,王力分立脂部和微部,同样受到黄侃之于曾运乾那样的影响。

参考文献

- 陈新雄 1983 《古韵学发微》,台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李 开 2008 《汉语古音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① 《王力文集》第 17 卷,第 182 页。

- 刘晓南 2007 《汉语音韵研究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鲁国尧 2003 《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乔 永 2003 《黄侃古音学考论》，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张民权 2004 《音韵训诂与文献研究——张民权自选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 2008 《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

等韵学与音系学

◎南开大学 施向东

“等韵学”是利用韵图来研究汉语音韵结构及其规则的学问。等韵学中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语音学和音系学的一些内容,值得我们去剖析、探究。

汉语音韵学从汉末开始萌芽,首先用反切的方法把一个音节分析成声和韵两部分;到南北朝发现了四声,一个汉字(一个音节)就是声、韵、调的组合。但是反切只有两个字,声调是蕴涵在反切下字当中的。一些学者把反切汇总起来,对具有相同的声调和韵的音节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整理,编成韵书,也就是按韵衰集的同音字表。这可以说是大规模的归纳的研究。

但是韵书的编写还只是汉语语音的归纳,还不能算是音系学。韵书包含了汉语音系的各种要素、规则,但是都是潜在的,是需要排比、归纳、分析、深入研究才能了解的。如何去排比、归纳、分析、研究,需要一套理论、方法。于是等韵学应运而生。

等韵学,过去又称为“字母等韵之学”,据鲁国尧说,明代以前,只叫“切韵之学”^①。因为按宋元人的说法,反切上下字中,“上字为切,下字为韵”(沈括《梦溪笔谈》)。等韵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是把汉语语音作为一个系统,通过反切对汉语音节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解剖,解析出汉语音韵的子系统(字母、韵部、四声、等、呼、转、摄等等),并且力求在音位层级上找出他们的全体成员、揭示汉语音节结构的方式和规则,建立具有中国传统的语音体系,这可以说就是系统的研究。等韵学的“门法”,可以看做是对音系的规则和条件的说明,尽管它们显得还很粗糙和近

^① 鲁国尧《〈卢宗迈切韵法〉述论》谓:“宋代的切韵学实际上是当时的音系学。”见《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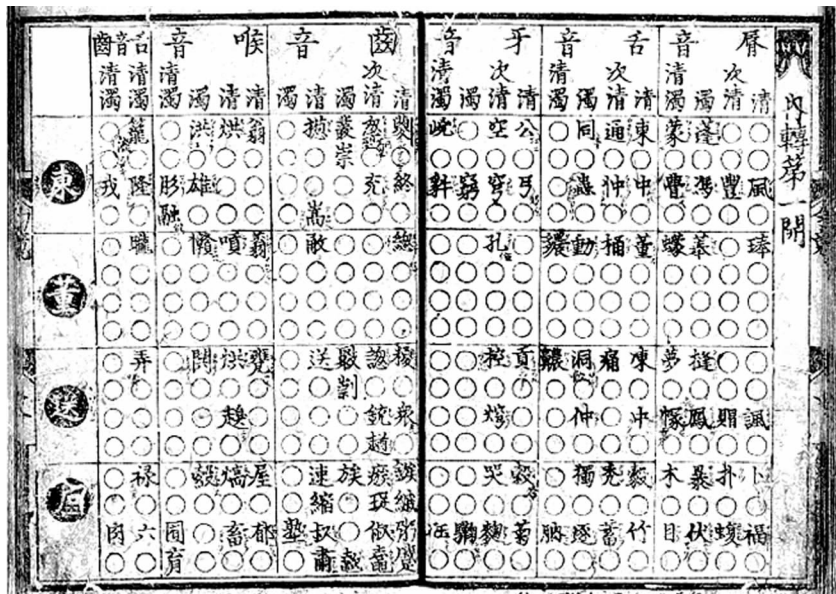
似。可以说,等韵学已经具有音系学(phonology)的若干特点。

西方现代的音系学是19世纪末开始兴起的。从音位理论、区别特征理论,到生成音系学理论,再到后来的自主音段音系学、非线性音系学、优选论等各种形形色色的音系学新理论,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基本上仍然都是以研究语音系统的成员、组合规则、转换规则为内容的。

以现代音系学的视角观察研究等韵学,看一看等韵学在汉语音系的研究中有哪些优势、成功和局限、失误,发掘等韵学方法的现代意义,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一、等韵学与汉语的音位

现代音位学的“位”是处在音素这一层级的,某个语言中的一个音位,或者只有一个发音,或者摄有几个变体,这个唯一发音体或几个变体都是音素,而不是其他层级的语音单位。而等韵学中的“位”,从最表面和最直观的角度看,是处在音节这一层级的。等韵图中的每一个格,代表的是一个音节,这个格在一个转、一个摄乃至在整个等韵图中的位置,就代表了这个音节在汉语语音体系中的“位”。现存最早的等韵图《韵镜》卷首《调韵指微》“归字例”、“四声定位”、“列围”各节中多次谈到“位”。但这只是从最表面和最直观的角度看来是这样的。等韵学的精髓,就是不停留在等韵图这种音节表的编制上,而是不断探索汉语音节的最小构成要素。比如作“声母”的汉语辅音音位,在韵书中的反切中漫无顺序,如《广韵》一东韵,“东德红切;同徒红切;中陟弓切;蟲直弓切;终职戎切;忡敕中切;崇锄弓切;嵩息弓切;戎如融切,弓居戎切;融以戎切;雄羽弓切;菅莫中切;穹去宫切;穷渠弓切;冯房戎切;风方戎切;丰敷空切;充昌终切;隆力中切;空苦红切;公古红切;蒙莫红切;笼卢红切;洪户公切;丛徂红切;翁乌红切;忽仓红切;通他红切;蓼子红切;蓬薄红切;烘呼东切;峒五东切;櫛苏公切。”完全是杂乱无章的,而在等韵图中,就井然有序了。(见下页的韵图)现代音位学分析音位的要义,就是在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中观察最小音段的对立、互补等状态。等韵图就是把汉语的音节作为最小对立体用最显著的对立方式摆出来,每一个格位上的音节(字),都与它同一行的任何一个字处于最小对立状态,也跟它同一列的任何一个字处于最小对立状态:“蒙莫红切”与“菅莫中切”;处在同一列,反切上字一样,声母相同,那么韵母肯定不同,他们既然在同一个韵(东韵)中,那么韵腹和韵尾应当相同,他们的相异处就是韵头的不同(在韵图上表现为等列的不同,一个在一等,一个在三等)。用我们今天的音标写出来,就是 muŋ 和 mjuŋ 的不同。前者是零介音 0,后者



是j介音。这就达到了音位的层次。等韵图还通过“开、合”的对立,分析出零介音 0 和 w 介音的对立。辅音音位的分析也同样;“东德红切,通他红切,同徒红切”,反切下字一样(在韵图上表现为等列相同,都在一等),那么韵母应当相同,区别在声母,根据韵图的排列,这三者的区别是声母是清、次清、浊的区别,用我们今天的音标写出来,就是 t、th、d 的不同。这也达到了音位的层次。

等韵学将汉语的声母进行归类而总结出所谓“三十字母”或“三十六字母”,就是对反切中“双声”进行的音位化归纳。“字母”之名,来自悉昙学。汉语音韵学在此前只有“双声”的提法,两个字声母相同,就是双声。反切的要领之一,就是被切字跟反切上字必须双声。但是直到等韵图产生之前,没有人对双声进行过归类,韵书反切里,代表同一个声母的反切上字是很多的,就拿《切韵》(王三)来说,代表[p]这个音的反切上字多达23个:北波逋补布伯百博彼兵并必比卑方分封甫府鄙笔非匪;代表[th]这个音的反切上字最少,但也有4个字:他托吐汤。平均每个声母的反切上字是(425 ÷ 36 =)11.8个^①。等韵学采用“归纳助纽字”的方法,把每一组双声字归纳出一个代表字来:见——经坚;溪——轻牵;群——勤虔;疑——银言,等等。

敦煌所藏唐代无名氏的《归三十字母例》也是这一类的东西:见——今京鞮居;

^① 李荣《切韵音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溪——钦卿蹇祛；群——琴擎蹇渠；疑——吟迎言斂，等等。等韵学者能够破天荒地把汉语的声母系统总结出来，每一个声母给出一个代表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从此汉语声母的研究就有了以简驭繁的工具，音韵学的研究就不再是只重韵不重声的跛腿的学问了。

二、等韵学与区别特征理论

现代音系学把音位看成一系列区别特征的集合。音位不再是语音分析的最小单位。比如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辅音音位/p/,就是[+唇音] [-鼻音] [+塞音] [+清音] [-送气]等区别特征的集合。等韵学从一开始就用区别特征(当然这些区别特征与现代音系学的分类和描述有所不同)描写音位。《韵镜》的韵图甚至没有标明字母,只用“唇音、舌音、牙音、齿音、喉音”、“清、次清、浊、清浊”等特征来标志字母(见上页的韵图)。

等韵图中对同一发音部位的声母再提出下一层级的区别特征,即再按发音方法分类,有“清、次清、浊、清浊”四类。用现代音系学的术语说,“清”就是[-送气] [-带声],次清就是[+送气] [-带声],但是“浊”和“清浊”都是[-送气] [+带声],似乎没有区分的理由。但是等韵学作出的这一区分,对于汉语音系的意义非常巨大。标志为“浊”(后来也称为“全浊”)的辅音,都是[+塞音/塞擦音/擦音] [-鼻音],而标志为“清浊”(后来也称为“次浊”)的辅音,都是[+鼻音/流音/半元音]。从发音机理上说,前者发音时,气流在口腔受到阻塞或阻碍,发音时须爆破或带有较强的摩擦;而后者发音时,气流是通畅的,只有轻微的摩擦。再从汉语演变的历史看,两者变化的趋向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在近代发生“清化”,并入相应的清声母(比如在普通话中按声调的不同有不同的变化,平声字与“次清”声母合流,仄声字与“清”声母合流)。在声调的演变中,“浊”声母上声字近代归入去声,而“清浊”声母入声字仍然为上声,“浊”声母入声字近代归入阳平声,而“清浊”声母入声字变为去声。界限是很清楚的。足见区分“浊”和“清浊”既具有音理上的依据,而且在音系的演变上具有分类的意义。有人讥笑等韵学家不懂语音学,浊音就是浊音,还分什么“全浊”(浊)和“次浊”(清浊),这跟一个欧洲人嘲笑中国人,说什么“清音就是清音,还分什么‘全清’(清)和‘次清’”是一样的谬误。欧洲语言不分全清次清,不等于汉语不分;区分全浊次浊对于现代汉语没有意义,不等于对于汉语史没有意义。